

# 甘爲霖《廈門音新字典》和打馬字《廈門音个字典》 的音系比較及其相關問題

張屏生

高雄師範大學臺灣語言教學研究所教授

張毓仁

臺東大學語文教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 摘要

《廈門音个字典》(以下簡稱《打馬字》)是 Taimage, John Van Nest (打馬字)1894年在鼓浪嶼萃經堂出版用白話字注釋漢字的閩南語字典。《打馬字》的編排是以漢字的文讀音來排序，底下的解釋是以白話字來解釋。而《廈門音新字典》(以下簡稱《甘典》)是以《打馬字》為基礎增訂的，但是在編排上卻是用以漢字的白讀音來排序。《甘典》一書是目前台灣最通行的白話字辭書(到 1997 年已印了 19 版)，本文擬將《甘典》一書的音系整理歸納<sup>1</sup>，並和相關的廈門音系白話字辭書相互比較。最後，討論《甘典》和《打馬字》這兩本書編排內容的差異。

關鍵詞：白話字、閩南話辭書、廈門音

---

<sup>1</sup> 關於《甘典》一書音系歸納主要是參考張屏生(2003B)，該書將《甘典》的音序做成音節表方式的檢索表，因此能夠比較準確的歸納出《甘典》一書的音系。

## 壹、前言

《廈門音个字典》(以下簡稱《打馬字》)是 Taimage, John Van Nest (打馬字)1894 年在鼓浪嶼萃經堂出版用閩南語解釋(解釋的部分是羅馬字)的閩南語字典，有 469 頁，共收錄 6378 字。而《廈門音新字典》(以下簡稱《甘典》)是甘爲霖牧師在 1913 年以《打馬字》爲基礎增訂而成，全書共收錄約 15000 字。《甘典》是目前台灣最通行的閩南語白話字辭書(到 1997 年已印了 19 版)。這兩本字典的編纂目的都是爲了讓信主的人能夠識字並且能夠閱讀聖經，以促使教會的團結與進步<sup>2</sup>。

大陸福建的廈門話，是廈門開闢爲商埠之後，福建省境內各處閩南話薈萃的結果，具有漳、泉混濫的語音特色。因此，廈門音在當時可以說是「具有最廣泛代表性的口音」，也是白話字辭書編纂的主體音系<sup>3</sup>。這一系列代表性的辭書包括：

1. Elihu Doty (羅啻) (1853) 《翻譯英華廈腔語彙》(本文簡稱《翻譯》)
2. Carstairs Douglass (杜嘉德)(1873) 《廈英大辭典》(本文簡稱《廈英》)
3. De Grijns (赫萊斯)·en Fancken (佛蘭根)(1882)《廈荷大辭典》(本文簡稱《廈荷》)
4. Geobge Leslie Mackay (馬偕)(1891)的《中西字典》(本文簡稱《中西》)
5. Taimage, John Van Nest (打馬字)(1894)的《廈門音个字典》(本文簡稱《打馬字》)
6. Campbell (甘爲霖)(1913) 《廈門音甘典》(本文簡稱《甘典》)

---

<sup>2</sup> 因爲當時的漢字沒有標音，如果要識字讀音，得跟老師一個字一個字的學，這樣要學會識字讀音是相當費時的。而教導識字最簡便的辦法就是透過教會羅馬字(白話字)的學習，倪海曙(1988)〈基督教會的羅馬字運動〉一文中提到：「教會羅馬字最早的流行地是廈門，遠在 1850 年(清道光三十年)廈門話已有羅馬字拼音方案，當時推行最努力的是 Rev.J.n.Taimage，……」。只要學會羅馬字便可唸讀聖經，或其他用羅馬字拼寫的讀物。根據黃典誠(1988)〈從閩南的“白話字”看出拼音文字的優點〉一文中的描述：「……一個完全不識字的人，每天只需要兩小時，不要一個月，她就可以教他會拼會看；不要兩個月，《聖經》會看，書信也會如口寫出了。」

<sup>3</sup> 本文所謂的「主體音系」是指辭書編纂作爲定音的音韻系統。因爲各地的方言都有次方言的差異，編纂辭書只能選擇一種標準來作爲規範。這個標準就是該書的「主體音系」，而這個音系的內容應該是指「指在不同的次方言變體中使用頻率較高的音讀」。

7. Rev Tomas Barclay (巴克禮)(1923)《廈英大辭典·補編》(本文簡稱《補編》)

雖然《打馬字》和《甘典》這兩本字典都是用「廈門音」作為主體音系來編纂字典，並用白話字來解釋每一個字的意思，不過這兩本辭書在選詞、注釋及體例還是有些差異，本文擬將《甘典》一書中的音系整理、歸納並和其他相關的辭書比較，並討論《打馬字》和《甘典》中編排與體例的相關問題。

本文採用國際音標記音，其中聲母部分有/p、p<sup>h</sup>、b、m、t、t<sup>h</sup>、n、l、ts、ts<sup>h</sup>、s、dz、k、k<sup>h</sup>、g、ŋ、h/。韻母部分的元音有/a、ɔ、o、ə、e、i、i、u/，鼻化韻僅在主要元音上面加上鼻化符號「~」，例如：「貓」niâu。「ʔ」表喉塞，調的部分以字型較小的數字來標示調值，寫在該音節的右上角，變調標於該音節的右下角；例如「西瓜」si<sub>33</sub> kue<sup>55</sup>。另外有些材料是標示調類，為了方便作比較，這些地方的材料是以數字標示調類的情況；改寫時分別用字型較大的數字「1（陰平）、2（陰上）、3（陰去）、4（陰入）、5（陽平）、6（陽上）、7（陽去）、8（陽入）」標於該音節的右邊（一律標本調），例如：「罈仔」kaʔ<sub>4</sub> a<sub>2</sub>。

## 貳、《甘典》和《打馬字》的語音系統

### 一、聲母

《甘典》一書的聲母，根據筆者的歸納如下：

p 邊 (p)	p <sup>h</sup> 波 (ph)	b/m 門 / 毛	
t 地 (t)	t <sup>h</sup> 他 (th)	l/n 柳 / 年	
ts 爭 (ts / ch)	ts <sup>h</sup> 出 (chh)	dz 日 (j)	s 時
k 出 (k)	k <sup>h</sup> 氣 (kh)	g/ŋ 語 / 雅 (g /ng)	
φ 英			h 喜 (h)

## (一) 聲母數

《打馬字》和《甘典》的聲母都有 15 個(含零聲母)，但是現代的廈門話大多數的人只有 14 個聲母，凡是《彙音妙悟》「入」母的例字大都唸成 l-<sup>4</sup>。一般閩南話的聲母音位有 15 個，有些閩南話有 14 個，差別就在 dz-的有無。

## (二) 聲母拼寫比較

閩南話的聲母音位上，齒音的部分只需要 ts-一個聲母就足以描寫了，《打馬字》就是採用一個 ch-來拼寫的處理方式，但是後來的《甘典》卻改成 ts-、和 ch-兩個對立的聲母，在和以 i、e 起頭韻母的韻母拼合的時候採用 ch-，其餘的用 ts-，但是後來還是合併為 ch-一套。為什麼同樣是廈門音所編纂的辭書會有如此拼寫上的差異呢？透過和其它白話字辭書的比較，或許可以瞭解白話字拼寫系統的演進。

表一 〈白話字辭書聲母拼寫比較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IPA	p	p <sup>h</sup>	b	m	t	t <sup>h</sup>	l	n	ts	ts <sup>h</sup>	s	dz	k	k <sup>h</sup>	g	ŋ	h	ϕ
1	《翻譯》	p	p'	b	m	t	t'	l	n	ts ch	ch'	s	j	k	k'	g	ng	h	ϕ
2	《廈英》	p	ph	b	m	t	th	l	n	ts ch	chh	s	j	k	kh	g	ng	h	ϕ
3	《廈荷》	p	p'	b	m	t	t'	l	n	ts	ts'	s	j	k	k'	g	ng	h	ϕ
4	《中西》	p	ph	b	m	t	th	l	n	ts ch	chh	s	j	k	kh	g	ng	h	ϕ
5	《打馬字》	p	ph	b	m	t	th	l	n	ch	chh	s	j	k	kh	g	ng	h	ϕ
6	《甘典》	p	ph	b	m	t	th	l	n	ts ch	chh	s	j	k	kh	g	ng	h	ϕ
7	《補編》	p	ph	b	m	t	th	l	n	ts ch	chh	s	j	k	kh	g	ng	h	ϕ
8	教會羅馬字	p	ph	b	m	t	th	l	n	ch	chh	s	j	k	kh	g	ng	h	ϕ

<sup>4</sup> 廈門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李熙泰、詹龍標、紀亞木) (1996: 20)也提到：「……但現在的廈門話實際上沒有 dz-，凡十五音韻書里的『入』母字，廈門一律與『柳』母(讀為 l-)混同」這個事實從羅常培(1931:8)、《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討論稿》(1931: 224)、董同龢(1957)，一直有敘述，從羅常培的敘述，我們判斷廈門的 dz->l-的時間應該在 1930 年之前，目前這音變在廈門市區已經完成。(見周長楫 1993: 4)在台南地區，台南市有些人 dz->l-，有些人還有 dz-；但是台南縣大部分都還有 dz-。

從表一中我們可以清楚的得知，在上述這幾本以廈門音為主的白話字辭書中，《翻譯》、《廈英》、《中西》、《甘典》、《補編》等都用 ts-、ch-兩套對立的聲母，而《廈荷》使用 ts-一套聲母、《打馬字》則使用 ch-一套聲母。

其實/ts-、ts<sup>h</sup>-、s-、dz-/這一套聲母在和 i 起首的韻母相拼的時後會有明顯的顎化情形，但是顎化的程度並不相同。就閩南話的聲母音韻拼合的情形來看，齒音聲母的部份只需要/ts-、ts<sup>h</sup>-、s-、dz-/一套就足夠描寫，根本不需要/ts-/、/ch-/兩套聲母來拼寫/ts/這一個音位，因此現在教會羅馬字沿襲《打馬字》使用 ch-一個聲母來拼寫的模式是比較理想的作法。

## 二、韻母

《打馬字》和《甘典》的韻母是由 / a、ɔ(o·)、o、e、i、u / 6 個主要元音， / i、u / 2 個介音， / i、u、m、p、n、t、ŋ(ng)、k、ʔ(h) / 9 個韻尾所構組，排列如表三和表四：

表二〈《打馬字》和《甘典》舒聲韻對照表〉

a 巴	ai 拜	au 包	ā 膽	āi 指*	āu 呶	am 貪	an 安	aŋ 江
<b>a</b>	<b>ai</b>	<b>au</b>	<b>a<sup>n</sup></b>	<b>ai<sup>n</sup></b>	<b>au<sup>n</sup></b>	<b>am</b>	<b>an</b>	<b>ang</b>
ɔ 補			ɔ 好			ɔm 蔘		ɔŋ 王
<b>o·</b>			<b>o<sup>n</sup></b>			<b>om</b>		<b>ong</b>
o 刀								
<b>o</b>								
e 西			ē 嬰*					
<b>e</b>			<b>e<sup>n</sup></b>					
i		iu 收	ī 爾		īu 張*	im 金	in 因	iŋ 英
<b>i 比</b>		<b>iu</b>	<b>i<sup>n</sup></b>		<b>iu<sup>n</sup></b>	<b>im</b>	<b>in</b>	<b>eng</b>
ia 奢		iau 嬌	iā 影*		iāu 烏	iam 鹽	ian 仙	siaŋ 雙*
<b>ia</b>		<b>iau</b>	<b>ia<sup>n</sup></b>		<b>iau<sup>n</sup></b>	<b>iam</b>	<b>ian</b>	<b>iang</b>
io 招*								ioŋ 中
<b>io</b>								<b>iong</b>
u 武	ui 規			ūi 媒			un 文	
<b>u</b>	<b>ui</b>			<b>ui<sup>n</sup></b>			<b>un</b>	
ua 瓜	uai 乖		uā 寒*	uāi 縣*			uan 官	uaŋ 闖
<b>oa</b>	<b>oai</b>		<b>oa<sup>n</sup></b>	<b>oai<sup>n</sup></b>			<b>oan</b>	<b>oang</b>
ue 杯								
<b>oe</b>								
			ṃ 媒*					
			<b>m</b>					

			ŋ 莊*					
			ng					

註：本表是採國際音標和《甘典》羅馬字音標對照的方式呈現，顏色較深的部分是《甘典》書中的符號。「\*」表示白讀音，因為《打馬字》的字目音讀是文讀音，所以打「\*」的例字是從《打馬字》解釋部分或白讀音尋繹出來。這部分的韻母在《甘典》的字目中都有收錄。若無相對應的漢字，則註記□。韻母格子內加深色的韻母是《甘典》有而《打馬字》沒有的韻母。

〈表三《打馬字》和《甘典》促聲韻對照表〉

a? 百		au? 雹		āi? 嗒*	āu? 藕*	ap 十	at 八	ak 角
<b>ah</b>		<b>auh</b>		<b>aih<sup>n</sup></b>	<b>auh<sup>n</sup></b>	<b>ap</b>	<b>at</b>	<b>ak</b>
			ɔ? 膜*			ɔp □ <sup>5</sup>		ɔk 國
			<b>oh</b>			<b>op</b>		<b>ok</b>
o? 薄*								
<b>oh</b>								
e? 伯*			ē? 脈*					
<b>eh</b>			<b>eh<sup>n</sup></b>					
i? 鐵*			ī? 乜*			ip 入	it 七	ik 色
<b>ih</b>			<b>ih<sup>n</sup></b>			<b>ip</b>	<b>it</b>	<b>ek</b>
ia? 壁*		iau? 諺*	iā? 嚇		iāu? □ <sup>6</sup>	iap 汁	iat 切	<b>iak 爆</b>
<b>iah</b>		<b>iauh</b>	<b>iah<sup>n</sup></b>		<b>iauh<sup>n</sup></b>	<b>iap</b>	<b>iat</b>	<b>iak</b>
io? 尺*								io <sup>h</sup> k 足
<b>ioh</b>								<b>io<sup>h</sup>k</b>
u? 托*	ui? 血*			ū? 慕*			ut 骨	
<b>uh</b>	<b>uih</b>			<b>ūh<sup>n</sup></b>			<b>ut</b>	
ua? 活*				uāi? □ <sup>7</sup>			uat 法	<b>uak □<sup>8</sup></b>
<b>oah</b>				<b>oaih<sup>n</sup></b>			<b>oat</b>	<b>oak</b>
ue? 八*			uē? 莢*					
<b>oeh</b>			<b>oeh<sup>n</sup></b>					
			m? □ <sup>9</sup>					
			<b>mh</b>					
			ŋ? □ <sup>10</sup>					
			<b>ng<sup>h</sup></b>					

### (一) 韻母個數

《打馬字》的韻母共有 73 個，其中舒聲韻有 45 個，促聲韻有 28 個；《甘

<sup>5</sup> □□ lɔp4 lɔp4 就是「漉漉軟軟」个意思。

<sup>6</sup> □ siāu?8 就是「物拍破」个聲。

<sup>7</sup> □一下 kuāi?8 tsit8 e5……。

<sup>8</sup> □□號 uak8 uak8 hau2，就是鴨个聲。

<sup>9</sup> □□ hm?8 hm?8 (默默)

典》的韻母有共 84 個，其中舒聲韻有 45 個，促聲韻有 39 個。其中《甘典》增加了 11 個促聲韻，分別是 aiʔ、iãʔ、ãuʔ、ɔp、iãuʔ、iak、ũiʔ、uãiʔ、uak、mʔ、ŋʔ，這些韻母多半都是鼻化加-ʔ的入聲韻。

《打馬字》與《廈門音》都是以單一音系來做為編纂的主體音系，這和《廈英》用「從分不從合」的綜合音系是不同的；如果是以單一音系作為辭書的音讀系統的話，韻母就不會那麼多。請看下表：

表五 〈白話字辭書韻母個數比較表〉

		舒聲韻	促聲韻	總數
1	《翻譯》	45	33	78
2	《廈英》	57	43	100
3	《廈荷》	45	37	82
4	《中西》	44	26	70
5	《打馬字》	45	28	73
6	《廈門音》	45	39	84
7	《補編》	44	36	80

從上表我們發現同樣是以廈門音當作定音的主體音系，但是各辭書的韻母數還是會有一些不同；其中舒聲韻的部分相差不大，主要還是在促聲韻的部分。《廈英》是用「從分不從合」的綜合音系，因此《廈英》就比一般的廈門音系辭書多出一些比較特殊的韻母，像泉州的 ə/əʔ、əe/əeʔ、əŋ/ək、i、iĩ、in/it，eu，iõ，ũiʔ、uãiʔ、uak 以及漳州音的 ε/εʔ、ẽ/ẽʔ、ue/ueʔ、ue 等韻母。

### 三、聲調

#### (一) 基本調類

《打馬字》與《廈門音》有 7 個基本調，但是並沒有調值描寫的相關說明，我們只能將有關廈門音聲調描寫的資料來對照，如下：

<sup>10</sup> □□號 ɿʔ8 ɿʔ8 hau2。

表六 〈廈門音基本調類比較表〉

	陰平	上	陰去	陰入	陽平	陽去	陽入
調序	第一聲	第二聲	第三聲	第四聲	第五聲	第七聲	第八聲
傳統十五音調名	上平	上上	上去	上入	下平	下去	下入
羅馬字調號		ˊ	ˋ		ˆ	-	ˊ
(1) 杜嘉德	44	451	21	31	213	22	25
(2) 羅常培	55>44	51>55	11>42	32>4	24>44	33>22	4>3
(3) 董同龢	44>33	53>55	21>51	32>44 >53	24>33	33>11	44>11
(4) 《討論稿》	44	53	21	32	24	22	4
(5) 袁家驊	55	51	11	32	24	33	5
(6) 《方音字匯》	55	51	11	32	24	33	5
(7) 李如龍	44	53	21	32	24	22	4
(8) 周長楫	44	53	21	22	24	22	55
(9) 張屏生	55>44	51>55	11>51	3>13	13>44	33>11	13>3
(10) 張屏生	55>33	51>55	11>51	3>5(-p、-t、-k) 3>51(-ʔ)	13>33	33>11	5>1(-p、-t、-k) 5>11(-ʔ)

其中(1)是參考洪惟仁(1996：274)，(2)是參考羅常培·周辨明(1975)，(3)是參考董同龢(1957)，(4)是參考《福建省和語方言概況》，(5)是參考袁家驊(1983)，(6)是參考《漢語方音字匯》，(7)是參考李如龍·陳章太(1991)，(8)是參考周長楫·歐陽憶耘(1993)，(9)是張屏生根據羅音在《翻譯》該書的描述所構擬的。除了陽入調是「突然上升」調型和其他學者有差別之外，其他調類和現代的廈門話是一樣的<sup>11</sup>。變調方面，陰入變調變成13的升調，是比較特殊的。(10)是張屏生調查台南方言的記錄。

## 參、《甘典》和《打馬字》編纂的相關問題

### 一、主體音系是廈門音，不是台南音

<sup>11</sup> 上聲調和陽平調的調型雖然是451和213，但是調的主體應該是51和13，所以調型和其他材料差別不大。另外值得懷疑的是依照杜嘉德的描寫，泉州話應該有八個聲調，但是筆者並沒有在書中註記 Cn.(泉州)的材料找到「陽上調」的例子。



賴永祥(1990:95)說「……音取自漳泉台通行的土音，因助手是林錦生及陳大鑼，較偏重於台南附近的腔口。」賴永祥可能認為《甘典》幕後貢獻很多的陳大鑼、林錦生是台南人，所以想當然的作出這樣的判斷。張屏生(2004B)認為《打馬字》的主體音系是廈門音，通過相關例字的音讀比較，我們認為《甘典》的主體音系也是廈門音，卻沒有發現偏重於台南附近的腔口。如下：

- (一)《彙音妙悟》的「𦉳」韻字類：《甘典》的「𦉳」韻例字大部分唸  $iŋ$  韻。
- (二)《彙音妙悟》的「鉤」韻字類：這是文讀層，《甘典》的「鉤」韻例字大部分唸  $o$  韻，台南腔唸  $io$  韻。
- (三)《彙音妙悟》的「雞」韻字類：《甘典》的「雞」韻例字大部分唸  $ue$  韻；三峽安溪腔唸  $əe$  韻；台南腔唸  $e$  韻。
- (四)《彙音妙悟》的「科」韻字類：《甘典》的「科」韻例字大部分唸  $e$  韻；部分的偏泉腔唸  $ə$  韻，台南腔唸  $ue$  韻。
- (五)《彙音妙悟》的「居」韻字類：《甘典》的「居」韻例字大部分唸  $u$  韻，只有「魚、汝」唸  $i$  韻，而「豬、箸、去」等字則唸  $u/i$  韻。這一點和《打馬字》是一樣的。但是現在的台南腔「居」韻例字大都唸  $i$  韻，只有「薯、鼠、女、蝮、蛆」少數幾個例字唸  $u$  韻之外。
- (六)《彙音妙悟》的「恩」韻字類：《甘典》的「恩」韻例字大部分唸  $un$  韻；三峽安溪腔唸  $in$  韻，台南腔唸  $in$  韻。
- (七)《彙音妙悟》的「青」韻字類：《甘典》的「青」韻例字大部分唸  $i$  韻；台南腔唸  $ẽ$  韻。
- (八)《彙音妙悟》的「箱」韻字類：《甘典》的「箱」韻例字大部分唸  $ĩu$  韻；台南腔唸  $iõ$  韻。
- (九)《彙音妙悟》的「關」韻字類：在《甘典》大都唸  $uāi$  韻，但是《中西》的「關」有  $kũi1$ 、 $kuāi1$  兩音，「高」唸  $kuāi1$ ，但是也收  $kũi5$  音(頁202「隋」字下)。台南腔「關、橫、芋莖」唸  $uāi$  韻，「慣、高、縣」唸  $uan$  韻。
- (十)《彙音妙悟》的「杯」韻字類：在《甘典》大都唸  $ue$  韻；台南腔唸  $e$  韻。
- (十一)《彙音妙悟》的「箴」韻字類：在《甘典》「蓼」唸  $im / ɔm$  韻；台南腔唸  $ɔm$  韻。

通過上述幾個關鍵韻類例字的音讀比較，我們認為《甘典》所反映的主體

音系和廈門音有高度的一致性，並沒有偏重台南音的地方。

## 二、部分詞彙確定不是台南地區的說法

除了語音上的根據可以證實《甘典》不是台南音之外，另外從幾個特殊詞彙的說法也可以看出，《甘典》不是採用台南方言來作為詞條編纂的依據，請參看下表：

表七〈廈門音系辭書詞彙比較表〉

	詞目	1.白鷺鷥	2.柳丁
1	台南 偏漳腔	白 鷺 鷥 pue <sub>11</sub> liŋ <sub>11</sub> si <sup>55</sup> 、pe <sub>11</sub> liŋ <sub>11</sub> si <sup>55</sup>	柳 丁 liu <sub>55</sub> tiŋ <sup>55</sup>
2	《中西》 廈門腔	白 鷺 鷥、白 鵠 鷥 (221) peh8 lo7 si1    peh8 liŋ5 si1	橙 tiŋ1
3	《打馬字》 廈門腔	白 鷺 鷥、白 鵠 鷥 (247) peh8 lo7 si1    peh8 liŋ5 si1	橙 ts <sup>h</sup> iŋ5 ; ts <sup>h</sup> iam5
4	《廈門音》 廈門腔	白 鷺 鷥、白 鵠 鷥 (470) peh8 lo7 si1    peh8 liŋ7 si1	橙 tiŋ3
5	《廈門》 廈門腔	白 鵠 鷥 (371) peh8 liŋ5 si1	橙 ts <sup>h</sup> iam5

	詞目	3.廁所(雅)	4.廁所	5.撈具
1	台南 偏漳腔	便 所 pian <sub>11</sub> so <sub>51</sub>	屎 畧 仔 sai <sub>55</sub> hak <sub>3</sub> ga <sup>51</sup>	飯 鑊、撈 仔 pŋ <sub>11</sub> le <sup>33</sup> lau <sub>33</sub> a2
2	《中西》 廈門腔	廁 池 (20) ts <sup>h</sup> e3 ti5	畧 (42「廁」) hak8	笊 籬 (129) tsua2 ni5
3	《打馬字》 廈門腔	廁 池 (63) ts <sup>h</sup> e3 ti5	x	x
4	《廈門音》 廈門腔	廁 池 (86) ts <sup>h</sup> e3 ti5	屎 畧 (86) sai2 hak8	笊 籬 (782) tsua <sup>2</sup> li5
5	《廈門》 廈門腔	x	畧 仔、屎 畧 hak8 a2    sai2 hak8	笊 籬 (45) tsua2 li5

(一)「白鷺鷥」這個詞彙，只有在金門是叫「白鷺鷥」，在台灣其他各地大都叫「白鵠鷥」，另外澎湖地區是叫「白鷓鷥」。(見表七.1)

(二)「廁池」這個詞彙，在台灣其他各地大都叫「便所」，這是日語詞彙，只有

在金門是叫「廁所」<sup>12</sup>，只有在廈門音系相關辭書收錄「廁池」這個詞彙。

(見表七.3、4)

(三)「笊籬」tsua2 nī5(撈具)，這個詞彙在金門叫「笊籬」，但是台灣、澎湖都叫「飯鑊」。(見表七.5)

(四)「柳丁」這個詞彙，在當時還沒有這種水果，一直到《台日》、《新辭書》都還沒有收錄「柳丁」或「橙」這個詞彙，《中西》的「橙」記成 tin1，其他廈門音系辭書大都記成 ting5、ts<sup>h</sup>ian5、ts<sup>h</sup>in5、ts<sup>h</sup>iam5，這種水果早期叫「黍仔柑」se<sub>55</sub> a<sub>55</sub> kam<sup>55</sup>，「柳丁」應該是從「柳橙」字形類化的音讀。(見表七.2)

### 三、字目音讀的範圍不同

《甘典》一書編排的方式雖然是沿襲《打馬字》以音序來編排；起於 a，終於 u。但是這兩本書仍有不同的地方，其中《打馬字》是以字目的文讀音來排序，所以該字目的白讀音並不會在音序中出現。這樣的編排會增加使用者的不方便；因為如果使用者不知道字目的文讀音，就會找不到。例如「馬」這個字白讀音是 be2，在《打馬字》是找不到這個音節，它只能找「馬」的文讀音 mā2(頁 253)這個音節，底下的解釋才會有 be2 音的注記。但是《甘典》在編排上卻是把字目的文讀、白讀或其他音讀都納到音系中。例如「馬」這個字我們可以查「mā2」(頁 488)這個音節，也可以查「be2」這個音節(頁 14)。這是《甘典》比《打馬字》進步的地方。

### 四、字目處理的方式不同

#### 1. 字目和音讀的編排

雖然《打馬字》和《甘典》都是按照漢字讀音的排列來編纂，但是《甘典》是先列出漢字的音讀再寫出其對應的漢字，最後較小字的部分才是該字的解說。而《打馬字》則依據《康熙字典》的形式，先列出漢字後才寫出它的讀音，

---

<sup>12</sup> 金門被日本統治的時間只有八年，所以金門的閩南話不像台灣本島的閩南話有比較多的日語借詞，例如「瓦斯」台灣本島的人幾乎都說 ga<sub>55</sub> su<sup>3</sup>，只有金門人叫 ua<sub>35</sub> si<sup>55</sup>，廈門叫「煤氣」mūi<sub>11</sub> k<sup>h</sup>i<sup>11</sup>。

最後小字部分則為解說。譬如「狗」字，其文讀音為 kó· (較大字)，後面解說的地方有 káu (斜體字)的出現，káu 就是「狗」的白讀音，不管文讀或白讀全部小寫。例：

狗 kó·, cheng-si<sup>n</sup> ê miâ ; khò<sup>n</sup>-khin ê ì-sù ; jī-si<sup>n</sup>: káu, káu-á. (《打馬字》頁 193)

而《甘典》則是先列出該漢字的音讀，順序上是先把沒有文白音讀對立的漢字擺前面，而把有文白音讀對立的漢字擺後面。而且如果字目的音讀是該字的本音(可能是文讀或沒有文白對立的音)，則音讀的第一個符號會大寫；如果是白讀或訓讀就全部用小寫。例：

káu (狗 Kó·) lāh-káu, hām-káu, hoan-káu, káu-bú-tsò<sup>a</sup>. (《甘典》頁 301)

Kó· 狗 cheng-si<sup>n</sup> ê miâ , khò<sup>n</sup>-khin ê ì-sù , káu-á. (《甘典》頁 344)

Liāu 廖 kok ê miâ, lāng ê jī-si<sup>n</sup>. (《甘典》頁 450)

## 2. 異體字的編排

《打馬字》是先將「非正字」的異體字列在前面，解釋的部分就參見「正字」，如下：

覽 lám, siók-jī, =ē-jī. (非正字，《打馬字》頁 226)

覽 lám, kuan-khò<sup>n</sup>, khò<sup>n</sup>-kì<sup>n</sup>, jī-si<sup>n</sup> (正字，《打馬字》頁 226)

然而《甘典》卻把解釋擺在「非正字」的部分，這是兩者最大的不同點。如下：

lám 覽 kuan-khò<sup>n</sup>, khò<sup>n</sup>-kì<sup>n</sup>, lāng ê jī-si<sup>n</sup> (非正字，《甘典》頁 420)

lám 覽 kap téng-jī sio-siāng. (正字，《甘典》頁 420)

## 3. 同義字條的編排

《打馬字》和《甘典》對同義字條的編排方式有顯著的不同，在《打馬字》

中若兩字具有相同的意思則使用 A=B 來代表<sup>13</sup>(若兩字相臨(上下字)時,則等號後的漢字不列出),而《甘典》就直接在後面解說中,說明相同的字。例:

瞑 bêng, bák-chiu khoe; khòa<sup>n</sup> bô-bêng, hun-loān: mî, chhi<sup>n</sup>-mî. Thák biân, = 眠 biân.

(《打馬字》頁 6)

Boán 鞞 khang-khang ê ôe; phê ê bé-soh; khó lân; kap 憫 sio-siāng. (《甘典》頁 29)

#### 4. 方言俗字的收錄

《打馬字》基本上不收方言俗字(「𦉳」字是例外),也不收「有音無字」的音節。但是《甘典》卻收錄很多的訓用字、方言俗字,而且甚至連「有音無字」的音節都加以收錄,這部分可以補充傳統「十五音」韻書「依音識字」的功能,和《打馬字》有顯著的不同。

#### 五、版面設計

《打馬字》在解釋部分有的字條,解釋很長,有的甚至超過四行,而《甘典》或許是爲了讓版面整齊一致,所以它的解釋部分大都以一行爲限,即使會超出一行,它也會把超出的部分放下一行的末尾,在版面上盡量簡省。所以在版面上一個字條佔一行。

#### 肆、結論

目前坊間所能看到的台灣閩南話辭書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編纂者所採錄的詞條和記音都沒有明確的註記是哪裏的口音,然後就籠統概括的說是「台灣閩南話」。固然現在台灣閩南話有漸漸形成一種混合漳、泉部分語音特色的「優勢音」,這個優勢音語音系統的具體內容雖然還沒有經過調查統計的證實,但是編纂者大都能夠按照經驗常識加以判斷,然後再列上一些比較有原則性對應規律的方言差,像村上嘉英、楊青矗、陳修都是採取這種方式。採取單一音系的

---

<sup>13</sup>《打馬字》序言中提到「兩字抑是兩句相同意思,就用平平的記號(=)表示,譬論『焦』chiau字,抑=惟;就是講本字抑恰『惟』chiâu字同。」

只有王育德(2002)和董忠司(2001)。通過語音和詞彙的比較，《甘典》的主體音系是廈門音而不是台南音。

每一本辭書的編纂者總會有自我設限的編纂意圖；評價辭書的優劣，除了要評析作者的編纂意圖是否合理以外，也要從作者在編纂上以及讀者在使用上能否體現這個意圖來檢驗，如果從這個角度審視《甘典》<sup>14</sup>的成就，它可以算是一部優質的辭書。

### 參考文獻

- 小川尚義 1931 《臺日大辭典》，台灣總督府，上冊 1931 年 3 月、下冊 1932 年 3 月。收錄於洪惟仁編《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 7、8 冊，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1993 年 2 月。
- 王育德著 陳恆嘉譯 (中文版)  
2002 《台灣常用語彙》，台北：前衛出版社。初版第 1 刷。
-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課編  
1901 《訂正台灣十五音字母詳解》。
- 李如龍 1997 《福建方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2001 《漢語方言的比較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杉房之助 1904 《日臺新辭書》(台北：日本物產合資會社支店。  
村上嘉英 1981 《現代閩南語辭典》，日本奈良：天理大學出版部。  
村上之伸 2003 《「廈英大辭典」 見 閩南語下位方言 分析》，平成 13—14 年科學研究成果報告書。日本流通經濟大學經濟學部。
- 吳守禮 1987 《綜合台灣閩南語基本字典初稿》，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初版。  
1997 《福客方言綜志—閩台方言史資料研究叢刊：12》，作者刊行。
- 東方孝義 1931 《臺日新辭書》，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內·台灣警察協會。

---

<sup>14</sup> 根據《甘典》一書前面的序文(英文部分)，《甘典》的編輯目的是「能夠提供一本便宜又方便攜帶使用的袖珍手冊，來幫助那些想要更完善及正確掌握中文書寫知識的人」。

周長楫、歐陽憶耘

1993 《廈門方言研究》，福州：福州人民出版社。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洪惟仁 1999 《台灣方言之旅》，台北：前衛出版社。修訂二版第二刷。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特藏資料編纂委員會。(洪惟仁撰)

1996A 《“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初版。

1996B 《台灣文獻書目解題·語言類》，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初版。

黃謙 1800 《彙音妙悟》，收錄於洪惟仁 1993 年編《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一冊》。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

張屏生 1996 《同安方言及其部分相關方言的語音調查和比較》，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2002 〈《翻譯英華廈腔語彙》所反映的廈門音系〉，第三屆國際暨第七屆全國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中山大學主辦，地點：中山大學。

2003A 《彙音妙悟新編》，自印本。

2003B 《閩南話辭書音節檢索彙編》，自印本。

2004A 〈杜嘉德《廈英大辭典》的音系及其相關問題〉，第四屆國際暨第八屆全國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中山大學主辦，地點：中山大學。

2004B 〈打馬字《廈門音个字典》的音系及辭書定音的相關問題〉第二十二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市立師院主辦，地點：台北市立師院。

2004C 〈馬偕《中西字典》的音系及其相關問題〉，語言、文獻與調查學術研討會論文。新竹師院主辦，地點：新竹師院。

陳修 2003 《台灣話大詞典》(修定新版)，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 版 2 刷。

游子宜 1997 《台灣閩南話一字多音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董忠司 1999 〈泉州話文白之外的近代官話層〉，第六屆閩方言國際研討會論文。

2001A 《臺灣閩南語辭典》，台北：五南書局。初版 1 刷。

2001B 〈一百三十年前台北淡水的一種台灣話〉，第七屆閩方言國際研討會論文。

楊青矗 1996 《國台雙語辭典》，高雄市：敦理出版社。五版。

賴永祥 2001 《教會史話》，台南市：人光出版社。初版 2 刷。

羅常培、周辨明

- 1975 《廈門音系及其音韻聲調之構造與性質》(台北：古亭書屋，台一版。)

Campbell (甘爲霖)

- 1913 《廈門音甘典》，台南：台灣教會公報社，1987 年修定 14 版。

Carstairs Douglas (杜嘉德)

- 1873 《廈英大辭典》，收錄於洪惟仁 1993 年編《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 4 冊，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

Geobge Leslie Mackay (馬偕)

- 1891 《中西字典》，台北：耶穌聖教會出版。

Maryknoll (瑪莉諾)

- 1973 《中國閩南語英語字典》，台中：瑪莉諾語言中心。

Rev Tomas Barclay (巴克禮)

- 1923 《杜嘉德廈英大辭典補編》，收錄於洪惟仁 1993 年編《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 4 冊，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

Talmage (打馬字)

- 1894 《廈門音个字典》，廈門。(本書由林武憲先生提供，謹此致謝。1992 年 7 月)

Walter Henry Medhurst (麥都思)

- 1837 《福建方言字典》，收錄於洪惟仁 1993 年編《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三冊，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

De Grijs.C.F.M (赫萊斯) en Fancken (佛蘭根)

- 1882 《廈荷大辭典》(1882 年)(巴答維亞藝術與科學協會)

Elihu Doty (羅蕾)

- 1953 Anglo - Chia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in the Amoy Dialect (《翻譯英華廈腔語彙》)，廣東：S.Well Williams。



# **A Comparison of the Sound Systems Characterized in Campbell's and Taimage's Dictionaries on Amoy**

Ping-seng Cha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Yu-zen Chang

Graduate students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ducation,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Dictionary of the Amoy Dialect* (DAD, originally *Ē-m̄ng-im ê-jī-tián*), authored by John V. N. Tamiage, was published by the Cui-jing Press of the Gu-lan Islet in Amoy in 1894. As a dictionary of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 the DAD is characteristic of adopting vernacular words to interpret Chinese characters. The dictionary entries ar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ir corresponding literary pronunciation in Chinese characters whereas the subsequent explanations are provided in vernacular pronunciation. As for William Campbell's *A Dictionary of the Amoy Vernacular* (DAV), it is an expanded version based on the DAD by Tamiage. The DAV arranges entries by basing on their vernacular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Complying with a long-standing convention embraced by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the DAV also adopted the Amoy vernacular as the primary sound system. It is one of its kind which has enjoyed the most widespread circulation in the Taiwan area, as evidenced in the publishing of its 19<sup>th</sup> reprint in 1997.

This article purported to assemble and organize the sound characteristics seen in *A Dictionary of the Amoy Vernacular*, comparing them with what are found in the relative volumes. In particular, we will discus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AD and the DAV in terms of content format and editing.

Keywords: vernacular, Southern Min Dialect dictionary, spoken Amoy